

Selected Readings in Foreign Literature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下卷

郑克鲁 编选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下 卷

郑克鲁 编选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作品选/郑克鲁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5
ISBN 7-309-02224-6

I. 外… II. 郑… III. 文学-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638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9.75

字数 1 033 千

版次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3 001—6 000

定价 52.00 元(上、下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与郑克鲁教授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全国统编教材)相配套的作品选。为弥补已有选本只节录名著片断的不足,本教材以完整的作品入选,使读者看到作品的全貌。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收入诗歌一百二十一首,小说和散文六十五篇,皆为外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名篇的名译,旨在使读者浸润其中,体悟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永恒之美,感性地把握外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既适应教学需要,又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欣赏、收藏。

目录

十九世纪(续).....	583
果戈理.....	583
狂人日记.....	584
屠格涅夫.....	607
阿霞.....	608
陀思妥耶夫斯基.....	658
白夜.....	659
托尔斯泰.....	715
伊凡·伊里奇的死.....	716
契诃夫.....	769
变色龙.....	770
万卡.....	774
套中人.....	778
麦尔维尔.....	793
闺女的地狱.....	794
马克·吐温.....	809

竞选州长·····	810
一百万英镑的钞票·····	815
欧·亨利·····	840
麦琪的礼物·····	841
安徒生·····	848
皇帝的新装·····	849
丑小鸭·····	853
 二十世纪·····	 864
劳伦斯·····	864
美妇人·····	865
托马斯·曼·····	886
沉重的时刻·····	887
布莱希特·····	895
奥格斯堡灰阑记·····	896
德莱塞·····	910
失去了的菲碧·····	911
海明威·····	928
老人与海·····	929
高尔基·····	998
伊则吉尔老婆子·····	999
海燕·····	1024
肖洛霍夫·····	1026
一个人的遭遇·····	1027
芥川龙之介·····	1061
罗生门·····	1062

川端康成	1069
伊豆的舞女	1070
普列姆昌德	1093
可番布	1094
普鲁斯特	1104
小玛德兰点心	1105
伍尔夫	1108
墙上的斑点	1109
乔伊斯	1117
一曲两阕	1118
福克纳	1129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1130
冯尼格	1141
无法管教的孩子	1142
卡夫卡	1157
变形记	1158
萨特	1203
墙	1204
博尔赫斯	1226
交叉小径的花园	1227
马尔克斯	1239
一个长翅膀的老头	1240

十九世纪(续)

果戈理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俄国小说家,戏剧家,生于大索罗庆采镇,父亲是地主。中学毕业后来到彼得堡当小公务员。小说有《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小品集》(1835—1838)、《死魂灵》(1842),喜剧有《钦差大臣》(1836)。他的作品无情地讽刺了农奴制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善于以夸张手法刻画典型,由表及里,形神毕肖。

《狂人日记》表现出同情被压迫者,深化了“小人物”的主题。作者借狂人的眼光去抨击社会的不合理现象,看似诳语,实乃一针见血的观察。构思独特而巧妙,狂人的

心态表现得有幽默感。

狂人日记

十月三日

今天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我早上起得很迟，当玛夫拉把擦干净的长统靴给我送来的时候，我问她几点钟。听说早已打过了十点钟，我就尽快地穿起衣服来。我得承认，我是绝对不会到部里去的，早就知道我们的科长会绷起一张阴沉的脸。他老是对我说：“老弟，你怎么脑子里老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你有时候像疯子似地东奔西窜，把事情搅得一团糟，连撒旦也弄不清，你把官衔写成小写字母，也不注明日期、号码。”可恶的长脚鹭鹭！他一定是嫉妒我坐在部长的办公室里给大人削鹅毛笔。总而言之，我是不会到部里去的，要不是想见到财务员，向这犹太人预支一点官俸的话。这又是一个什么家伙啊！要他提前一个月发官俸——我的老天爷，那还是末日审判会来得快些。不管你怎么求，就是喊炸了也罢，穷死了也罢——他总是不给的，这白头发的老鬼。可是在家里，连女厨子都要打他的嘴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不懂在部里当差有什么好处。一点财源也没有。要是在省政府、民政厅和税务局里，情形就完全不同：在那边，你会看见一个人躲在远远一个犄角里，涂写些什么。他身上的燕尾服脏得要命，那张脸简直叫人要啐唾沫，可是你瞧，他住着一幢多么漂亮的别墅！要是送他一套镀金的瓷茶杯，他还瞧不上眼哩：“这种礼物，”他说，“只配送给医生。”你得送给他一对骏马，或者一辆弹簧座马车，或者价值三百卢布的海狸皮。他的外貌这样文静，说起话来这样细声慢气：“请借尊刀给我削削笔。”可是背地里，他会把申请人剥得只剩一件衬衫。实在不错的，

我们是清水衙门，什么都是一清二楚的，省政府一辈子做梦也别想梦见：桃花心木做的桌子，各科的科长都称呼您。真个的，我得承认，要不是为了职务高贵，我早就辞职不干了。

我穿上了旧外套，拿了伞，因为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用前襟兜着头的婆娘们，撑伞的俄国商人们，还有赶马车的，映入我的眼帘。至于上等人，只有我们的一位同僚在徜徉漫步。我看见他在十字路口。一看到他，我立刻就对自己说：“啊哈！别给我装傻，朋友，你不是上部里去，你是在追那个走在前面的女人，你在看她一双白嫩的脚。”我们的同僚是一个什么样的无赖啊！我敢赌咒，他在这方面不比任何一个军官差：只要有一个戴花帽子的女人走过，他一定会钉上去。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看见一辆轿式马车开到了我正走过的那家商店门口。我立刻认出了它：这是我们部长的马车。可是，他是不会到店里来买东西的，我想：这一定是他的女儿。我贴近了墙脚。从仆打开车门，她从马车里像小鸟似的飞了出来。她怎样地左右顾盼，眉毛和眼睛怎样地闪动……我的天啊！我完蛋了，简直完蛋了。这样的下雨天，她干吗还要出门！你现在再来硬说女人是不怎么喜欢剪衣料的吧。她没有认出我来，我也故意尽可能地把自己藏起来；因为我身上的外套脏透了，并且是旧式的。斗篷现在都时兴有高领子，我穿的却是短的双层领子；并且呢子是完全没有喷水烫过的。^①她的小狗来不及跳进店门，留在街上了。我认得这条小狗。她名字叫美琪。我站了还不到一分钟，忽然听见一个细小的声音：“你好，美琪！”哎呀！谁在说话！我向四下里张望，看见两个女人撑着伞在走路：一个老太婆，还有一个年轻的。可是她们已经走过去了，我身边又发出声音来：“你真坏啊，美琪！”该死！我看见美琪在嗅那条跟在两个女人后面走的小狗。“嘿！”我对自己说，“留点神，我别是喝醉了吧？这样的情况可是不大有的。”“不，菲杰尔，你

① 小裁缝店制衣，不经过喷了水烫，衣服遇潮即缩。

错怪了我了，”我明明看见美琪在说话：“我是呀，汪！汪！我是呀，汪，汪！害了一场大病。”原来说话的是条狗啊！我得承认，我听见狗说起人话来是不胜惊奇的。可是后来，把这一切好好儿想了一下，就不觉得奇怪了，说实在的，这样的事情世上早已不乏先例。据说，英国有一条鱼浮出水面，用古怪的语言说了两句话，害得学者们研究了三年工夫，至今还是无从索解。我又在报上读到两头牛跑到铺子里去，要买一磅茶叶。可是，我得承认，当听到美琪说出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更是格外地惊奇：“我写过信给你的，菲杰尔；大概是波尔康没有把我的信送到！”我决没有撒谎！我有生以来，从来还没有听说过狗会写信。只有贵族才能够写得通顺。当然，有些商店掌柜，甚而至于农奴，也有能动动笔的，可是他们写起来大都是刻板的老一套：没有逗点，没有句点，没有文体。

这件事使我大吃了一惊。我得承认，最近以来，我开始常常听见和看见一些大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走吧，”我对自己说，“跟着这条狗走，就会知道她是个什么人，她想些什么。”我撑开伞，跟着两个女人走去。经过豌豆街，趄入小市民街，再到木匠街，最后到了柯库什金桥，在一家大宅门前面停了下来。“我认得这家人家，”我对自己说，“这是兹维尔柯夫的家。”这样一个乱糟糟的大杂院！住在里面的，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一大群厨娘，一大群波兰人！至于讲到我们的同僚，他们像狗一样，一个叠一个地挤在一堆。我有一个朋友也住在这儿，他喇叭吹得挺不坏。两位太太一直跑到五层楼上去了。“好吧，”我想，“现在我不必去了，只要记住这地点，将来就会有用的。”

十月四日

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我到部长的办公室里去。我故意来得早些，坐下来，把全部鹅毛笔都削尖了。我们的部长准是一个绝顶聪

明的人。他的整个办公室摆满了书橱。我读了一下几本书的书名：渊博之至，渊博得简直不是我辈所能懂得的：全是些法文书或者德文书。再看一看他的脸：吓，一双眼睛闪着怎样尊严的光啊！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废话。除非当你递给他公文的时候，他会问：“外边天气怎么样？”“天气不好，大人！”我们真不能跟他相比啊！他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大人物。不过，我看出他对我倒是大有好感的。要是他的女儿也……哎呀，下流……没什么，没什么，别说了！——我读了《蜜蜂》，^①法国人全是些多么愚蠢的家伙！他们说的是什么？真个的，我想把他们统统抓起来，用桦树棍子抽他们一顿才痛快！我在那上面也读到了一篇描写跳舞会的挺有趣的文章，这是一个库尔斯克的地主写的。库尔斯克的地主们写得一手好文章。后来，我注意到已经过了十二点半，我们的上司还没有从卧室里出来。可是在一点半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远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事情。门开了，我以为是部长来了，捧着文件从椅子上直立起来；可是这是她，她呀！老天爷，她打扮得多么漂亮！她穿一身白，活像是天鹅：吓，别提多美啦！只要她看你一眼：太阳，简直是太阳！她行着礼，说道：“爸爸不在这儿么？”哎哟，哎哟！什么样的声音啊！金丝雀，真的，金丝雀！“小姐，”我想说，“别叫人来处死我，要是您要我死，那么，就请用您高贵的手处死我。”可是，见鬼，不知怎么的，舌头转不过来，我只说了一声：“不在。”她瞧瞧我，瞧瞧书，掉落了一块手帕。我飞扑过去，在可恶的镶花地板上噗通滑了一跤，差点没把鼻子磕破，可是到底站稳了，拾起了那块手帕。天哪，什么样的手帕啊！最细巧的，用上等薄麻纱做的——琥珀，完全是琥珀！光说手帕，就散发出高贵的味道。她道了谢，微微一笑，几乎连嘴唇都没有牵动一下，接着就走掉了。我又坐了一个钟头，仆人忽然进来说：“回家去吧，亚克森齐·伊凡诺维奇，老爷已经出门了。”跟仆人

① 全名是《北方蜜蜂》。

打交道我可受不了：他们喜欢懒洋洋地坐在门厅里，连头也懒得向你点一下。这还不算什么：有一回，一个坏蛋站也不站起来，就想敬烟给我吸。你知道么，愚蠢的奴才，我是一个官，我是名门出身哪。于是我拿了帽子，自己穿上了外套，因为这批家伙是从来不肯侍候你穿衣服的，就走了出去。回到家里，大部分的时间躺在床上。后来，我抄了一首很好的诗：“一小时不见宝贝的面，好像别了一年；对生活怀着憎恨，叫我怎么活下去？”^①这该是普希金的。晚间，裹着外套，到小姐门口去等了许久，希望她会出来，坐上那辆轿车，可以再让我看她一眼，——然而不，她没有出来。

十一月六日

科长生气了。我到了部里，他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说吧，你干了些什么？”“什么干了些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干呀，”我答道。“放明白些吧！你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应该长点脑子了。亏你不害臊，你当我不知道你的一套鬼把戏么？你拚命在追部长的大小姐！喂，你瞧瞧你自己，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个窝囊废，再不是别的什么。你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到镜子里去照照你那副尊容吧，亏你还痴心妄想呢！”见他的鬼，只因为他脸长得有点像药铺里的玻璃瓶，脑袋瓜上一撮头发，卷成刘海，只因为他昂着头，上了油，涂得像朵蔷薇花似的，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我知道，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我的气。他是嫉妒呀；说不定他已经看出上司对我独加青睐了。我真想对他啐唾沫，一个七等文官希罕什么！表上挂着金链子，定做三十卢布一双的皮靴——见他的鬼！我难道是个平民，是个裁缝，或者是个下士的后代么？我是一位贵族哪。我会步步高升上去

^① 这首诗是十八世纪末的诗人尼古拉耶夫(1758—1815)写的。他有几首诗成为流行小调。

的。我还只有四十二岁——这正是大有所为的时候。等着瞧吧，朋友！我会做到上校的，也许，天帮忙，官还会做得大些。名气还会比你响些。你凭什么以为，除了你就再没有一个正派人。给我穿上一件时式的鲁奇^①制的燕尾服，再给我打一个像你一样的领结，——那时候，你要做我的鞋底都不配呢。苦的就是没有钱。

十一月八日

上戏园里去听了戏。演的是俄国傻子费拉特卡。把我的肚子都笑痛了。另外还有一出通俗笑剧，用可笑的诗句讲到朝臣们，尤其是讲到一个十四等文官，措辞肆无忌惮，我奇怪检查官怎么会通过的，至于讲到商人，那就干脆说他们讹诈人民，纵容儿子闯祸，往贵族堆里爬。讲到新闻记者，也编了一首滑稽的讽刺歌：说他们喜欢骂倒一切，作者要求公众支援。作家们现在写的都是一些非常可笑的剧本。我爱上戏园。只要袋里还有一文钱，总忍不住不去。可是我们的同僚就有这样的蠢货：压根儿不上戏园，这些乡下佬，除非白送他戏票。有一个女戏子唱得可真棒。我想起了那个人儿……哎呀，下流……没什么，没什么……别说了。

十一月九日

我在八点钟到部里去。科长头也不抬，仿佛没有看见我进来。我也装作好像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我披览并校正文稿。四点钟下班。走过部长的住宅，但一个人也没有看见。饭后，大部分的时间躺在床上。

① 鲁奇是当时时髦的裁缝。

十一月十一日

今天坐在我们部长的办公室里，给他削了二十三枝鹅毛笔，给她呢，哎哟！哎哟……给小姐削了四枝。他是喜欢笔筒里多插几枝笔的。嗨！他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老是沉默不语，可是我想，脑子里一定在深思熟虑。我真想知道他想得最多的是什么，脑子里在打些什么主意。我想更逼近地看看这些先生们的生活，一切这些双关语和繁文缛礼，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怎样生活，做些什么——这才正是我想知道的！我好几次想跟大人攀谈攀谈，可是见鬼，舌头总不听使唤：只说了天气冷或者天气热，话就说不下去了。我想窥望一下客厅，——有时候你只能看到一扇打开的门，客厅那头还有另外一间房间。吓，陈设得多么富丽堂皇！什么样的镜子和瓷器啊！我想窥望一下小姐住的地方，我真想到那地方去啊！窥望一下她的闺房，看看摆在那儿的那许多瓶儿、罐儿，吹一口气就怕吹破的娇嫩的花，还有她脱掉的衣服，看来不像是衣服，倒更像一堆空气。我想窥望一下卧室……我想，那儿一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一定是天堂，连天上也不会有有的天堂。我想瞧瞧她起床后用来搁脚的那只踏脚凳，她怎样在白嫩的脚上穿上雪白的袜子……哎哟！哎哟！没什么，没什么……别说了。

然而，今天我好像是看到了一线光明，我记起了我在涅瓦大街上听到的那两条狗的谈话。好吧，我心里想：我这就要打听出个水落石出。必须把这两条倒霉狗的通信弄到手才好。我从那里面一定会探听到一些什么的。我得承认，我有一回还把美琪叫到了我跟前，说道：“听我说，美琪，现在这儿没有外人，你要是不放心，我还可以把门关上，不叫任何人看见，你把你所知道的关于小姐的一切告诉我。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在干什么？我担保，我决不泄漏给任何人知道。”可是狡猾的狗夹紧尾巴缩做一团，悄悄地从门缝

里溜掉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我早就猜想，狗比人要聪明得多；我甚至相信狗会说话，不过她有一点拧脾气罢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她注意一切，注意人的一举一动。不，无论如何，我明天要上兹维尔柯夫家里去，打听一下菲杰尔，要是事情顺利，我就可以把美琪写给她的全部信件弄到手里。

十一月十二日

我在午后两点钟出门，一定要找到菲杰尔，向她打听一下。我顶受不了卷心菜，它那股气味从小市民街所有一切的杂货铺里散发出来；再加上从每一家人家的门缝里流出这样一种熏死人的恶臭，使我不得不捏紧鼻子，三脚两步地赶快跑开。还有那些低三下四的工人从工场里倒出来这么多的烟渣和煤灰，叫一个上等人简直没法在这一带溜达。我爬到第六层楼，摇了一下门铃，一个长得不算坏、脸上有一些小雀斑的小姑娘走了出来。我认出了她。就是那天跟老太婆一块走路的那一个。她稍微红了一下脸，我立刻恍然大悟：女大不中留，你在想姑爷哪。“您有什么事么？”她问我。“我需要跟您的小狗谈谈。”小姑娘怔得呆了！我一下子就看出来，她呆得可以！这时候小狗吠着跑过来；我想一把抓住它，可是，这坏东西，差点没有咬掉我的鼻子。然而我看到犄角里有它的一个窠儿。哈，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走过去，拨开木箱里的稻草，出乎我意外的高兴，抽出了一小捆小纸片。该死的狗，看到这样，先来咬我的小腿肚，后来嗅出我拿到了纸片，就开始唧唧哀鸣，亲昵我，可是我说：“别给我来这一套，亲爱的，再见啦！”掉过头就跑开了。我想，那小姑娘一定把我当成疯子看待了，因为她显得非常惊慌。回到家里，我想立刻就来研究这些信件，因为我在蜡烛光下眼睛看不大清楚。可是玛夫拉想起要擦地板了。这些愚蠢的芬兰女人总是在不适当的时候死要干净。因此，我就出去遛了一个弯，把这件奇遇前

前后后揣摩一下。这一回我终于要把整个事件、计划，一切这些动机探听清楚，终于要挖个根儿。这些信件会把一切都向我说明的。狗是聪明的家伙，它们懂得一切政治关系，所以信里一定什么都记载着：这人的外貌和全部经历。信里一定也会讲到那个人儿……没什么，别说了！傍晚时分，我回到了家里。大部分的时间躺在床上。

十一月十三日

我们来瞧瞧这些信吧：信是写得流畅可读的。然而笔迹总有些狗腔狗调。我们念下去吧：

亲爱的菲杰尔！我总看不惯你这个小市民式的名字。难道就不能给你起一个好一些的么？菲杰尔啦，罗莎啦——多么俗气，然而这一切都不用提啦。我很高兴我们决定今后常常通信。

信是写得一笔不苟。标点符号，甚至字母^①都用得非常恰当。就是我们的科长也未必写得出，虽然他吹牛他在什么大学里读过书。再往下念吧：

我认为，能同别人的思想、感觉和印象起共鸣，是世界上一种最大的幸福。

哼！这一点思想是从一部由德文译出的作品里摘引出来的。书

① 这是一个现已废止不用的俄文字母，发音与 e 相同，所以很容易混淆。